



輯類文論史文代

學文純國

響影的學文國德對

銓陳——

1706
537



近代文史論類輯
中國純文學
對德國文學的影響
——陳銓

近代文史論文類輯

• 編 乙 •

中國純文學

對德國文學的影響

著者 陳 銓 等

編輯者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

出版者 臺灣學生書局

代表人 馮 愛 羣

發行者 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 1150 號

定價新 11.50 元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 權 版 有 •

「近代文史論文類輯」編輯旨趣

本局應海內外學術界的要求，並承海內外各大圖書館的協助，陸續影印發行了民初至抗戰期間出版的學術性刊物多種。這些刊物的內容，都是當時碩學大師們的精心之作，極具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所以一經本局印出，士林無不稱便。本局同人雖在蒐求、編印方面，費了些周章，但也得到了無上的安慰。不過這批刊物的卷帙實在是太浩繁了，不唯私家收藏參閱不便，即一般中等學校的圖書館也難得全部購置，而不能收普及之效。

因此，常有許多青年學生和各級學校的老師們到本局來，告訴我們說：「你們印的這批東西非常適用，可惜我們不能全購。你們爲什麼不把其中的論文分門別類地重編一下，好讓我們各就所需來購置呢？」來自旅居海外學人和外國漢學家們的督責，尤其殷切。

作爲一個出版商，謬承海內外學術界如此的關愛，我們除衷心的感奮之外，是沒有理由不盡其心力把他們的願望付諸實現的。這便是我們編集本「類輯」的動機。

今年夏天，我們開始了這工作。我們的工作態度，也可說是我們的編輯旨趣，是這樣的：

一、在同一主題下的論文分編在一起。純學術性的，列爲「甲編」，以二十四開本印行；文學性的，或近於文學性的，列爲「乙編」，以四十

開本印行，以廣流通。

二、間有不能成書而確具高度學術價值的論著，我們就向其他方面尋求其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材料，編在一起，成書問世，庶免遺珠之憾。

三、在同一主題下，間有議論、結語不一致，甚或相徑庭的，我們都兼容並蓄，以供學術界定其是非。又或行文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話的，我們也都不加分別地把它們編在一起。

四、間有名家未發表的稿本，或曾經發表而現在已久絕流傳的專著，我們也盡力蒐求，編入本「類輯」中。

五、原文中有些沒有標點的，我們給它們加上了標點；或有手民之誤，我們也把它們校正過來。此中艱難，學術界的先進們一定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

六、爲求閱讀參考方便起見，全部重新排版。正文、引文、夾註也都用不同的字體排出，以收版面清晰之效。

最後，我們深切地願望海內外學術界一本過去愛護本局之至意，多賜教言以匡其不逮。

中華民國六十年國慶日

臺灣學生書局 謹識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範圍與性質	一
中國同歐洲到十八世紀末葉的關係	六
第二章 小說	一七
歌德與中國小說	一七
對於歌德所讀小說譯本和原文的評價	二五
第三章 戲劇	七九
改編中國戲劇的困難	七九
歌德與中國戲劇	八七
席勒圖郎多裏的中國成分	九四

龔彭柏神筆與江淹故事 一〇六

克拉朋的灰蘭記 一一〇

洪德生的西廂記琵琶記 一二六

衛禮賢的翻譯 一三三

德國學者對於中國燈影戲的研究 一四〇

結論 一四三

第四章 抒情詩 一五〇

歌德與中國抒情詩 一五〇

銳克特與司喬士 一六七

中國抒情詩與近代德國作家 一八八

結論 二二四

第五章 總論 二二九

參考書目 二二六

附 錄

哥德與中國文化 衛禮賢 二五一

目 次

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

陳銓

第一章 緒論

範圍與性質

中國文學，可分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廣義的中國文學，包括經史子集戲曲小說歌謠等，狹義的中國文學，僅僅指小說戲劇抒情詩三項。狹義的中國文學，就是「純文學」，我這番研究的對象，就是中國的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換言之，就是中國的小說戲劇抒情詩，對於德國小說戲劇抒情詩的影響。

中國素來就是閉關自守，雖然很早同歐洲有接觸，但是在文化方面，同歐洲文化能

够互相影響，也不過是近二三百年間的事情。一直到十七世紀，歐洲的人對於中國的文化，知道得非常的少，十七世紀以後，纔有少數的人，漸漸對於中國哲學，發生興趣，翻譯介紹了一些著作，至於純文學，大家卻毫無聞知。後來到了十八世紀的中葉以後，中國純文學在歐洲在德國纔漸漸發生相當的影響。

在後文，我打算把所有最重要的德文翻譯改編仿效倚賴的中國純文學，就牠們在德國文學上的成就，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方面來客觀地分析研究。至於材料方面，除了詩經算是中國春秋以前最重要的抒情詩集要詳細討論以外，一切關於中國哲學歷史繪畫彫刻音樂宗教的德文書籍都只能就牠們在中國純文學方面關係的有無，來決定牠們在本文範圍裏有沒有研究的價值。

大凡一種外來的文學，要發生影響，通常要經過三個段落，或者三個時期：第一是翻譯時期，第二是仿效時期，第三是創造時期。固然這三個時期，往往不能清楚分開，並且在一個時期裏，翻譯仿效創造常常同時發生，但是大體演進的程序，總可以清楚看

出來的。在最初的時候，當然只有翻譯，因為要努力去尋求新字句來表達新材料，從事的人的力量大半也僅能作到翻譯的工作。但是翻譯的工作，為後來的人開新路，替他們奠下了新基礎，他們可以就現成隨手拈來的新智識，去作一種新的仿效。仿效比起翻譯來已經算一種進步，因為牠不單是去表達原文的字義，牠還進一步去表達原文的精華。經過了翻譯和仿效這兩個時期，大家對於外來的文學，已經有充分的了解，然後纔有天才的人出來，演成第三創造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著作，不是用德國的精神來鎔鑄中國的材料，乃是用中國的精神來鎔鑄德國的材料。

我們如果去考查中國純文學在德國的輸入，同牠對德國文學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可以說，雖然最初接觸到現在已經快兩百年，還始終沒有超過翻譯的時期。固然這中間也曾經產生過少數仿效同創造的作品，然而翻譯的作品還十二萬分地不完全，再加上連翻譯的人自己對於中國純文學都還沒有什麼澈底的了解，所以就算有天才有見解的德國作家，他們也沒有法子在這種錯誤遺漏少數翻譯作品中去獲得對中國文學正確的智識。

卽如像灰闌記那樣的戲，好逑傳那樣的小說，在歐洲居然能够發生很大的影響，受一般人的崇拜，在一個中國人看起來差不多是不能了解的事情。同樣地很難令一個中國人相信的，就是像衛禮賢那樣深造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在德國方面那樣有貢獻，在他的中國文學史裏邊，居然說紅樓夢是「禁書」，稱玉嬌梨是一篇「短篇小說」。①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翻閱在德國最負盛名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一部是衛禮賢 Wilhelm 一部是格汝柏 Grube，②看見他們講中國文學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們也會同樣地失望。至於德文裏大部分的翻譯，都是從英文或者法文轉譯出來，英文法文的譯者已經就不高明，德譯本的可靠性更可想而知。一般譯本裏的緒言，大都是亂七八糟地瞎說。如像好逑兩個字本來是用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來作小說的書名，因為翻譯的人不懂原文的意思，就大膽說好逑傳是一位好逑先生作的。③塔爾 Thal 翻譯的中國短篇小說集，序文裏把明、清的短篇小說發生的時間，提早了一千多年。④水滸傳認爲只是一本「滑稽的小說」，批評水滸傳的金聖嘆，從來沒有寫過一章小說，翻譯的人，卻

說他續寫了水滸傳五十章。⑤像這類的錯誤差不多隨時都可以發現。

這一種情形，仔細想起來，也沒有什麼稀奇。作這種翻譯工作的人，他們第一次擔任這樣艱難的工作，也不應該負多大的責任。拿一個歐洲人來學中國文字，實在是非常的困難。他要學好，一定要費許多年的工夫。同時在德國方面大家對於一個研究中國學問人，常常作許多不可能的要求。他一定要熟悉中國的歷史地理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及其他一切關於中國的東西。智識的範圍異常地寬，工作的人數卻異常地少。如果一個歐洲學者把五經四書和中國歷史弄清楚，他已歐費了好幾十年的工夫，當然沒有多少閑工夫來研究中國的純文學。同時還有一種困難，就是一位學者很不容易對中國文學得一個清楚的觀念，因為中國很奇怪的有無限的文學作品，卻沒有一本簡潔明瞭的中國文學史。像介爾斯 Giles、衛禮賢、格汝柏他們所作的中國文學史都是第一次開創的工作，中國方面近來自己也出版了好些文學史，但是他們還遠不能算是滿意。原因是，中國的文學材料太豐富，內容太複雜，就是一個本國的學者也還要經過許多年的工作，纔能找

出一個清楚源流線索。如果在一個中國學者已經是這樣困難，那麼我們對一個歐洲學者的要求當然更不能夠苛刻。從這一些原因裏，我們可以明瞭為什麼中國的純文學在德國很久都還沒有超過翻譯時期。

我這番研究的目的，不單是在指出翻譯書籍文字上的錯誤，同仿效作者意義上的誤解，我最要緊的使命就是在說明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影響的程序，同時就中國文學史的立場來判斷德國翻譯和仿作作品的價值。

中國同歐洲到十八世紀末葉的關係

我們所知道關於歐洲同遠東的關係，可以上溯到基督紀元前。在德國的祖先還在同羅馬帝國打仗的時候，中國的皇帝已經談到羅馬的事情。⑥在中世紀的時候，歐洲同中國由中亞細亞總不斷發生過關係。馬可婆羅著名的遊記給我們一個當時此種關係最清楚的圖畫。後來到東印度的海道發現以後，葡萄牙的人同中國開始通商，歐洲人對中國帝

國因此知道得更詳細。中國輸入的磁器、漆、絲，還有其他的器皿，同耶穌會傳教師送回來的報告，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驚羨和好奇心，因為這一些東西，他們漸漸發生了對於中國哲學文學的興趣。一六六二年第一次印行郭司達 *Costa* 用拉丁文翻譯的大學，一六七三年出版了英特塞達 *Intercetta* 拉丁文翻譯的中庸，中庸譯本的後邊，附錄得有一篇用法文寫的孔子傳記。^①

自從這一個時期以後，關於中國的著作，同翻譯的中國書籍，出版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著作的多半是遊記，翻譯的多半是五經四書。至於中國的小說戲劇抒情詩，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般人對中國的興趣，只是限於藝術品同孔子的學說，中國的純文學還沒有到出頭的時期。

孔子哲學在十八世紀「光明時期」受歐洲人崇拜，可以算到最高點了。歐洲第一個研究尊重孔子哲學的人，就是光明時期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萊布尼慈 *Leibniz*。他非常佩服孔子哲學，他說：「照我們現在的見解，我以為在我們道德敗壞無限制澎漲的時